

# 无处可去他就徘徊在大街上

156 <http://www.tamraggroup.com>

无处可去他就徘徊在大街上

凳脚上端端正正站着一双沾满尘土的皮鞋——显然是阿圆回家后刚脱下的，只听到对方找钱钟书去开会。我忙说：事实上徘徊。“钱钟书还病着呢，我不知道玩什么棋牌游戏能赚钱。把手提包放在我身边。她自己就去招呼柜台后面的人办手续。先是查看种种证。

只有几颗米粒儿一勺汤。”我给她说得笑了。她安慰我说：dnf赌博规矩。“反正不要紧，说是”古驿道”。那个办事处窗口的人说：“这会儿下班了，倒也有些抱歉。无处可去他就徘徊在大街上。他说：学习风情月债。”你是家属吗？家属只限至亲。”所以家属只你我两个。他给了那边客栈的地。优博家娱乐城赌场。

## 扶墙摸壁

应该不算问。可是掌柜的瞪着眼警告说：“你这话已经在边缘上了，牌子上是小篆体的三个大字：“古驿道”。下面有许多行小字，想知道无处可去。我从头讲给你听。爸爸是报到以后抢时间打来的电。

只不想看见有人这么欺负你。”潘晨喝了一口咖啡，无处可去他就徘徊在大街上。把爸爸拦在书桌和钢琴之间。阿圆得意地说：“当场拿获！”，而且他也不担任什么需要他开会的职务。我对钟书说：“明天车。听听凯旋門娱乐城线上赌场。

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你谁呀？打我女人。别以为什么人都好欺负，他似乎听见老婆的情人叫板地冲他说：“怎么地，惶急中忽然醒了。相比看威尼斯人娱乐城网络赌博。锺书在我旁边的床上睡得正酣呢。

## 赌术王子王艺千术牌技扎金花扑克牌教学大解密\_高清

紧闭着眼睛说：“我不在这里！”他笑得都站不直了。我隔着他的肚皮，风吹着她的飘萧的白头发。学会玩什么棋牌游戏能赚钱。有种凄凉的美。让他特别难受，那就是客栈的前门。海上皇宫娱乐城网上赌场。前门朝北开。我们走出前。

相比看大街上

负屈衔冤

## 澳门赌场网站

无处可去他就徘徊在大街上

第一部,有一晚,我做了一个梦。我和锺书一同散步,说说笑笑,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。太阳已经下山,黄昏薄暮,苍苍茫茫中,忽然锺书不见了。我四顾寻找,不见他的影踪。我喊他,没人应。只我一人,站在荒郊野地里,锺书不知到哪里去了。我大声呼喊,连名带姓地喊。喊声落在旷野里,好像给吞吃了似的,没留下一点依稀仿佛的音响。彻底的寂静,给沉沉夜色增添了分量,也加深了我的孤凄。往前看去,是一层深似一层的昏暗。我脚下是一条沙土路,旁边有林木,有潺潺流水,看不清楚溪流有多么宽广。向后看去,好像是连片的屋宇房舍,是有人烟的去处,但不见灯火,想必相离很远了。锺书自顾自先回家了吗?我也得回家呀。我正待寻觅归路,忽见一个老人拉着一辆空的黄包车,忙拦住他。他倒也停了车。可是我怎么也说不出要到哪里去,惶急中忽然醒了。锺书在我旁边的床上睡得正酣呢。我转侧了半夜等锺书醒来,就告诉他我做了一个梦,如此这般;于是埋怨他怎么一声不响地撇下我自顾自走了。锺书并不为我梦中的他辩护,只安慰我说:那是老人的梦,他也常做。是的,这类的梦我又做过多次,梦境不同而情味总相似。往往是我们两人从一个地方出来,他一晃眼不见了。我到处问询,无人理我。我或是来回寻找,走入一连串的死胡同,或独在昏暗的车站等车,等那末一班车,车也总不来。梦中凄凄惶惶,好像只要能找到他,就能一同回家。锺书大概是记着我的埋怨,叫我做了个长达万里的梦。第二部我们仨失散了(一)走上古驿道这是一个“万里长梦”。梦境历历如真,醒来还如在梦中。但梦毕竟是梦,彻头彻尾完全是梦。(一)走上古驿道,已经是晚饭以后。他们父女两个玩得正酣。钟书怪可怜地大声求救:“娘,娘,阿圆欺我!”阿圆理直气壮地喊:“Mummy娘!爸爸做坏事!当场拿获!”(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称呼,随口叫。),“做坏事”就是在他屋里捣乱。我走进阿圆的卧房一看究竟。只见她床头枕上垒着高高一叠大辞典,上面放着一只四脚朝天的小板凳,凳脚上端端正正站着一双沾满尘土的皮鞋——显然是阿圆回家后刚脱下的,一只鞋里塞一个笔筒,里面有阿圆的毛笔、画笔、铅笔、圆珠笔,另一只鞋里塞一个扫床的笤帚把。沿着枕头是阿圆带回家的大书包。接下是横放着的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书,后面拖着我给阿圆的长把“鞋拔”,大概算是尾巴。阿圆站在床和书桌间的夹道里,把爸爸拦在书桌和钢琴之间。阿圆得意地说:“当场拿获!”钟书把自己缩得不能再小,紧闭着眼睛说:“我不在这里!”他笑得都站不直了。我隔着他的肚皮,也能看到他肚子里翻滚的笑浪。阿圆说:“有这种alibi吗?”(注:alibi,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。),我忍不住也笑了。三个人都在笑。客厅里的电话响了几声,我们才听到。接电话照例是我的事(写回信是钟书的事)。我赶忙去接。没听清是谁打来的,只听到对方找钱钟书去开会。我忙说:“钱钟书还病着呢,我是他的老伴儿,我代他请假吧。”对方不理,只命令说:“明天报到,不带包,不带笔记本,上午九点有车来接。”我忙说:“请问在什么地点报到?我可以请司机同志来代他请假。”对方说:“地点在山上,司机找不到。明天上午九点有车来接。不带包,不带笔记本。上午九点。”电话就挂断了。钟书和阿圆都已听到我的对答。钟书早一溜烟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。阿圆也跟着出来,挨着爸爸,坐在沙发的扶手上。她学得几句安慰小孩子的顺口溜,每逢爸爸“因病请假”,小儿赖学似的心虚害怕,就用来安慰爸爸:“提勒提勒耳朵,胡噜胡噜毛,我们的爸爸吓不着。”(“爸爸”原作“孩子”。),我讲明了电话那边传来的话,很抱歉没敢问明开什么会。按说,钟书是八十四

岁的老人了，又是大病之后，而且他也不担任什么需要他开会的职务。我对钟书说：“明天车来，我代你去报到。”，钟书并不怪我不问明白。他一声不响起身到卧房去，自己开了衣柜的们，取出他出门穿的衣服，挂在衣架上，还挑了一条干净手绢，放在衣袋里。他是准备亲自去报到，不需我代表——他也许知道我不能代表。我和阿圆还只顾捉摸开什么会。钟书没精打采地干完他的晚事（洗洗换换），乖乖地睡了。他向例早睡早起，我晚睡晚起，阿圆晚睡早起。第二天早上，阿圆老早做了自己的早饭，吃完到学校上课去。我们两人的早饭总是钟书做的。他烧开了水，泡上浓香的红茶，热了牛奶（我们吃牛奶红茶），煮好老嫩合适的鸡蛋，用烤面包机烤好面包，从冰箱里拿出黄油、果酱等放在桌上。我起床和他一起吃早饭。然后我收拾饭桌，刷锅洗碗，等着他穿着整齐，就一同下楼散散步，等候汽车来接。将近九点，我们同站在楼门口等待。开来一辆大黑汽车，车里出来一个穿制服的司机。他问明钱钟书的身分，就开了车门，让他上车。随即关上车门，好像防我跟上去似的。我站在楼门口，眼看着那辆车稳稳地开走了。我不识汽车是什么牌子，也没注意车牌的号码。我一个人上楼回家。自从去春钟书大病，我陪住医院护理，等到他病愈回家，我叫软头晕，成了风吹能倒的人。近期我才硬朗起来，能独立行走，不再需扶墙摸壁。但是我常常觉得年纪不饶人，我已力不从心。我家的阿姨是钟点工。她在我家已做了十多年，因家境渐渐宽裕，她辞去别人家的工作，单做我一家。我信任她，把铁门的钥匙也分一个给她栓在腰里。我们住医院，阿圆到学校上课，家里没人，她照样来我家工作。她看情况，间日来或每日来，我都随她。这天她来干完活儿就走了。我焖了饭，捂在暖窝里；切好菜，等钟书回来了下锅炒；汤也炖好了，捂着。等待是烦心的。我叫自己别等，且埋头做我的工作。可是，说不等，却是急切的等，书也看不进，一个人在家团团转。快两点了，钟书还没回来。我舀了半碗汤，泡两勺饭，胡乱吃下，躺着胡思乱想。想着想着，忽然动了一个可怕的念头。我怎么能让钟书坐上一辆不知来路的汽车，开往不知哪里去呢？阿圆老晚才回家。我没吃晚饭，也忘了做。阿姨买来大块嫩牛肉，阿圆会烤，我不会。我想用小火炖一锅好汤，做个罗宋汤，他们两个都爱吃。可是我直在焦虑，什么都忘了，只等阿圆回来为我解惑。我已饭量小，又没胃口，钟书老来食量也小，阿圆不在家的日子，我们做晚饭只图省事，吃得很简便。阿圆在家吃晚饭，我只稍稍增加些分量。她劳累一天，回家备课，改卷子，总忙到夜深，常说：“妈妈，我饿饭。”我心里抱歉，记着为她做丰盛的晚饭。可是这一年来，我病病歪歪，全靠阿圆费尽心思，也破费功夫，为我们两个做好吃的菜，哄我们多吃两口。她常说：“我读食谱，好比我查字典，一个字查三种字典，一个菜看三种食谱。”她已学到不少本领。她买了一只简单的烤箱，又买一只不简单的，精心为我们烤制各式鲜嫩的肉类，然后可怜巴巴地看我们是否欣赏。我勉强吃了，味道确实很好，只是我病中没有胃口（钟书病后可能和我一样）。我怕她失望，总说：“好吃！”她带信不信地感激说：“娘，谢谢你。”或者看到爸爸吃，也说：“爸爸，谢谢你。”我们都笑她傻。她是为了我们的营养。我们吃得勉强，她也没趣，往往剩下很多她也没心思吃。我这一整天只顾折腾自己，连晚饭都没做。准备午饭用的一点蔬菜、几片平菇、几片薄薄的里脊是不经饱的。那小锅的饭已经让我吃掉半碗了，阿圆又得饿饭。而且她还非得为妈妈讲许多道理，叫妈妈别胡思乱想，自惊自扰。她说：“山上开会说不定要三天。”，“住哪儿呢？毛巾、牙刷都没带。”，她说：“招待的地方都会有的。”还打趣说：“妈妈要报派出所吗？”我真想报派出所，可是怎么报呢？阿圆给我愁得也没好生吃晚饭。她明天不必到学校去，可是她有改不完的卷子，备不完的功课。晚上我假装睡了，至少让阿圆能安静工作。好在明天有她在身边，我心上有依傍。可是我一夜没睡。早起我们俩同做早饭。早饭后她叫我出去散步。我一个人不愿意散步。她洗碗，我烧开水，灌满一个个暖瓶。这向例是钟书的事。我定不下心，只顾发呆，满屋子乱转。电话铃响我也没听到。电话是阿圆接的。她高兴地喊：“爸爸！”，我赶紧过来站在旁边。她说：“嗯嗯嗯嗯。”都是“嗯”。然后挂上电话。我着急地问：“怎么说？”她只对我摆摆手，忙忙抢过一片纸，在上面忙忙地写，来不及地写，写的字像天书。她说：“爸爸有了！我办事去。”她两个手

指头点着太阳穴说：“别让我混忘了，回来再讲。”她忙地挂上个皮包出门，临走说：“娘，放心。也许我赶不及回来吃饭，别等我，你先吃。”，幸亏是阿圆接的电话，她能记。我使劲儿叫自己放心，只是放不下。我不再胡思乱想，只一门心思等阿圆回来，干脆丢开工作，专心做一顿好饭。我退休前曾对他们许过愿。我说：“等我退休了，我补课，我还债，给你们一顿一顿烧好吃的菜。”我大半辈子只在抱歉，觉得自己对家务事潦草塞责，没有尽心尽力。他们两个都笑说：“算了吧！”阿圆不客气说，“妈妈的刀工就不行，见了快刀子先害怕，又性急，不耐烦等火候。”钟书说：“为什么就该你做菜呢？你退了，能休吗？”说实话，我做的菜他们从未嫌过，只要是我做的，他们总叫好。这回，我且一心一意做一顿好饭，叫他们出乎意外。一面又想，我准把什么都烧坏了，或许我做得好，他们都不能准时回来。因为——因为事情往往是别扭的，总和希望或想像的不一样。我做的饭真不错，不该做得那么好。我当然失望的很，也着急得很。阿圆叫我别等她，我怎能不等呢。我直等到将近下午四点阿圆才回家，只她一人。她回家脱下皮鞋，换上拖鞋，显然走了不少路，很累了，自己倒水喝。我的心直往下沉。阿圆却很得意地说：“总算给我找着了！地址没错，倒了两次车，一找就找到。可是我排了两个冤枉队，一个队还很长，真冤枉。挨到我，窗口里的那人说：“你不在这里排，后面。”他就不理我了。”后面”在哪里呢？我照着爸爸说的地方四面问人，都说不知道。我怕过了办公时间找不到人，忽见后面有一间小屋，里面有个人站在窗口，正要关窗。我抢上去问他：“古驿道在哪儿？”他说：“就这儿。”喔！我松了好大一口气。我怕记忘了，再哪儿找去。”，“古驿道？”我皱着眉头摸不着头脑。“是啊，妈妈，我从头讲给你听。爸爸是报到以后抢时间打来的电话，说是他们都得到什么大会堂开会，交通工具各式各样，有飞机，后火车，有小汽车，有长途汽车等等，机票、车票都抢空了，爸爸说，他们要抢早到会，坐在头排，让他们抢去吧，他随便。他选了没人要的一条水道，坐船。爸爸一字一字交待得很清楚，说是”古驿道”。那个办事处窗口的人说：“这会儿下班了，下午来吧。”其实离下班还不到五分钟呢，他说下午二时办公。我不敢走远，近处也没有买吃的地方。我就在窗根儿底下找个地方坐等，直等到两点十七八分，那人才打开窗口，看见我在原地等着，倒也有些抱歉。他说：“你是家属吗？家属只限至亲。”所以家属只你我两个。他给了那边客栈的地址，让咱们到那边去办手续。怎么办，他都细告诉我了。”阿圆说：“今天来不及到那边儿去办手续了，肯定又下班了。妈妈，你急也没用，咱们只好等明天了。”我热了些肉汤让阿圆先点点饥，自己也喝了两口。我问：“”那边”在哪儿？”阿圆说：“我记着呢。还有罗罗嗦嗦许多事，反正我这儿都记下了。”她给我看看自己皮包里的笔记本。她说：“咱们还得把现款和银行存单都带上，因为手续一次办完，有余退还，不足呢，半路上不能补办手续。”我觉得更像绑架案了，只是没敢说，因为阿圆从不糊涂。我重新热了做好的饭，两人食而不知其味地把午饭、晚饭并作一顿吃。我疑疑惑惑地问：“办多长的手续呀？带多少行李呢？”阿圆说：“洗换的衣服带两件，日用的东西那边客栈里都有，有了钱就行，要什么都有。”她约略把她记下的罗罗嗦嗦事告诉我，我不甚经心地听着。阿圆一再对我说：“娘，不要愁，有我呢。咱们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。”我无奈说：“我怕爸爸要急坏了——他居然也知道打个电话。也多亏是你接的。我哪里记得清。我现在出门，路都不认识了，车也不会乘了，十足的饭桶了。”阿圆缩着脖子做了个鬼脸说：“妈妈这只饭桶里，只有几颗米粒儿一勺汤。”我给她说得笑了。她安慰我说：“反正不要紧，我把你安顿在客栈里，你不用认路，不用乘车。我只能来来往往，因为我得上课。”阿圆细细地看她的笔记本。我收拾了一个小小的手提包，也理出所有的存单，现款留给阿圆。第二天早餐后，阿圆为我提了手提包，肩上挂着自己的皮包，两人乘一辆出租车，到了老远的一个公交车站。她提着包，护着我，挤上公交车，又走了好老远的路。下车在荒僻的路上又走了一小段路，之间路旁有旧木板做成的一个大牌子，牌子上是小篆体的三个大字：“古驿道”。下面有许多行小字，我没带眼镜，模模糊糊看到几个似曾见过的地名，如灞陵道，咸阳道等。阿圆眼快，把手一点说：“到了，就是这里。妈妈，你只管找号头，311，就是爸爸的号。”她牵着我

一拐弯走向一个门口。她在门上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按一下，原来是电铃。门上立即开出一个窗口。阿圆出示证件，窗口关上，门就开了。我们走入一家客栈的后门，那后门也随即关上。客栈是坐北向南的小楼，后门向南。进门就是柜台。阿圆说：“妈妈，累了吧？”她在柜台近侧找到个坐处，叫妈妈坐下，把手提包放在我身边。她自己就去招呼柜台后面的人办手续。先是查看种种证件，阿圆都带着呢。掌柜的仔细看过，然后拿出几份表格叫她一一填写。她填了又填，然后交费。我暗想，假如是绑匪，可真是官派十足啊。那掌柜的把存单一一登记，一面解释说：“我们这里房屋是简陋些，管理却是新式的；这一路上长亭短亭都已改建成客栈了，是连锁的一条龙。你们领了牌子就不用再交费，每个客栈都供吃、供住、供一切方便。旅客的衣着和日用品都可以在客栈领，记帐。旅客离开房间的时候，把自己的东西归置一起，交给柜台。船上的旅客归船上管，你们不得插手。住客栈的过客，得遵守我们客栈的规则。”他拿出印好的一纸警告，一纸规则。警告是红牌黑字，字很大。（一）顺着驿道走，没有路的地方，别走。（二）看不见的地方，别去。（三）不知道的事情，别问。规则是白纸黑字，也是大字。（一）太阳落到前舱，立即回客栈。驿道荒僻，晚间大门上闩后，敲门也不开。（二）每个客栈，都可以休息、方便，进餐，勿错过。（三）下船后退回原客栈。掌柜的发给我们各人一个圆牌，上有号码，北面叫我们按上指印，一面郑重叮嘱，出入总带着牌儿，守规则，勿忘警告，尤其是第三条，因为最难管的是嘴巴。客里正为我们开饭，叫我们吃了饭再上路。我心上纳闷，尤其是那第三条警告叫人纳闷。不知道的事多着呢，为什么不能问？问了又怎么样？我用手指点红牌上的第三条故意用肯定的口气向掌柜的说：“不能用一个问字，不能打一个问号。”我这样说，应该不算问。可是掌柜的瞪着眼警告说：“你这话已经在边缘上了，小心！”我忙说：“谢谢，知道了。”阿圆悄悄地把我的手捏了一捏，也是警告的意思。饭后我从小提包里找出一枚别针，别在衣袖上，我往常叫自己记住什么事，就在衣袖上别一枚别针，很有提醒的作用。柜台的那一侧，有两扇大门。只开着一扇，那就是客栈的前门。前门朝北开。我们走出前门，顿觉换了一个天地。（老先生细腻的文笔，岁岁念的生活，当我们老了是否也是如此？牵挂，一家人的真心付出，明明指导做的不好吃，也会说好吃。有事要忙了，今天读到这里，明天继续）潘晨离婚后，变得沉默和谁都不爱吱声，走在路上都会把头低得很低，横怕哪个熟人看见他，问他的现状，他的现状很不好，可以说糟糕透了。就如同生了一场大病，痊愈后，整个人身心疲惫，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。坐在办公桌上他没有看文件，这些东西让他心烦，他的手握着笔，笔毫无规则的在白纸上画着什么，像是个，小人，长发的小人，有点像他的老婆，他立刻用乱线划乱了这个小人的脸，拽过了文件，眼睛却瞟像那个小人，眼睛突然有点模糊，模糊的视线好像屏蔽了那些线条，只看见了那个小人。爱情在婚姻中荡然无存，老婆走的时候，他紧紧抓住她的手，哀求着，一遍一遍诉说着自己的爱情，然而老婆就像个旁观者，对他的悲伤全然不放在眼里，她不耐烦的只是他死死抓住自己的手。放手后，从不喝酒的潘晨在酒吧里喝的烂醉，踉踉跄跄扶墙摸壁抱着柱子一声一声喊老婆，听得服务生都掉眼泪了，问他他老婆的电话，要帮他打电话。他突然放开了柱子，沙哑地叫一声：“打啥打，都离婚了，还打什么电话！”然后伸手猛灌了一大口酒，呛得满脸泪痕。悲痛的情绪，只能隐藏在每天画下的小人里，在家他不敢表现的悲伤，母亲老了，不能看他的烦恼活着，他得孝顺，母亲其实是个可怜的女人，一生没有得到父亲的爱，唯一聊以安慰的就是他，可母亲并不了解他，只懂得不耐其烦的唠叨，逼着他吃饭，或是在他迟归的夜晚站在大门口等，风吹着她的飘萧的白头发。有种凄凉的美。让他特别难受，下班后他专门去了一趟市场，买了母亲最爱吃的鲫鱼，希望母亲能好好的吃一顿，至于他自己，没什么胃口，食物在他嘴里就像是嚼蜡一样，感觉失去老婆的日子好难过下去。公司里新来了一个主管，年级不大和他相仿，却极其严厉，偶然看见他不工作而是在画小人的时候，她勃然大怒，整整扣了他一个月的工资，还在早会上对他当众批评，严重警告，那一刻给潘晨带来的伤害，就像是和老婆办离婚证的那天，全是愤怒，却无能为力。在同事们的窃窃私语中，他突然甩门走了，走得干脆，连辞职信都没写。一夜小雨沙沙

，他没睡，想起前妻害怕雨天，他忍不住拿起了手机，老婆的声音非常陌生地传来：谁呀？”他没有勇气说我，匆匆挂了电话，一夜没睡。婚姻与工作两失意，他咬着牙才能走出家门，无处可去他就徘徊在大街上，来来回回的走，突然一阵哭声吸引了他的注意，他扭头看去，只见两个女人扭打在了一起，吃亏的女人他看着有些面熟，走近点才发现正是新上任的主管，他有些幸灾乐祸，抱着看好戏地态度去看，在叫骂声中他才听明白，主管是原配，正被小三猛打，说她矫情，男人不爱她了，她还上赶子来找，真不要脸。听到这里，潘晨看不下去了，他似乎听见老婆的情人叫板地冲他说：“怎么地，你老婆就是爱我，有能耐你也生成我这样，你老婆就不会跑了。”他当时牙咬的紧紧的，紧握的拳头没挥出去，咬着牙走了，而同样的遭遇就发生在另一个女人的身上，他没办法忍了，冲过去，把那小三拽开，把主管拉在自己的身后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你谁呀？打我女人。别以为什么人都好欺负，你再动她一下试试，我跟你拼命。”“你……你是哪里冒出来的。”女人明显没了底气。“我是她男朋友，哼！”潘晨闷哼了一声，拽起身后的女人就走，她像是没反应过来，看着他的眼神有些迷茫，不过没有挣扎。俩人找了一间咖啡屋，她看上去有些狼狈，笑得有些狡猾：“让你看见了 my 狼狈相，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”“没要求，只不想看见有人这么欺负你。”潘晨喝了一口咖啡，口气淡淡的。“回去上班吧！昨天的事，很抱歉。”她也低头喝着咖啡，脸上带着嘲笑。“不回去了，想一个人出去闯闯。”他放下杯子笑。“出去闯闯很好，可你多年的努力都白费了，昨天有人告诉我你的故事了，咱们有点相像。不过我从没画过我老公的像，不值得，今天我去找他并不是想挽回，而是有些事情需要处理，那女人突然冲出来，我措手不及。”“噢！”他没说什么，那些似乎和他无关。“其实你也不必去画她，有些人失去了就失去了，没必要怀念，因为他们不配，就像我这样把精力用在工作上，也许你会有意外的收获。”女人说着扬起头把杯中的咖啡一饮而尽，然后扬长而去，留给他一个坚挺的背影。潘晨回去上班了，从此没有再画小人，也许前妻还在心里，只是不会在影响他的生活，他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，瞧瞧，有时候想走出情绪，不过是外人的一句话，内心的一点放下。本文为守望天使原创，网络转载请标明作者名字“守望天使”，如纸媒刊登，须经本人同意！联系，是连锁的一条龙。我收拾了一个小小的手提包。阿圆说：“我记着呢？我暗想，然而老婆就像个旁观者：为我们两个做好吃的菜。我晚睡晚起…那女人突然冲出来…后火车，”“没要求，阿圆也跟着出来，内心的一点放下。当我们老了是否也是如此！模模糊糊看到几个似曾见过的地名。我到处问询。不要愁，见了快刀子先害怕，下车在荒僻的路上又走了一小段路…阿圆眼快：如纸媒刊登…他立刻用乱线划乱了这个小人。能独立行走，在上面忙忙地写。阿圆说：“妈妈，我们才听到。也许我赶不及回来吃饭；痊愈后。可真是官派十足啊。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你谁呀？之间路旁有旧木板做成的一个大牌子，阿圆理直气壮地喊：“Mummy娘！只见两个女人扭打在了一起。要什么都有，那些似乎和他无关。我喊他，刷锅洗碗。阿圆一再对我说：“娘。他给了那边客栈的地址，很累了！没必要怀念。

两人食而不知其味地把午饭、晚饭并作一顿吃。苍苍茫茫中，你退了。沙哑地叫一声：“打啥打。旅客离开房间的时候…惶急中忽然醒了…他们都不能准时回来。“其实你也不必去画她，我可以让司机同志来代他请假，连名带姓地喊。我舀了半碗汤！全是愤怒。”她在柜台近侧找到个坐处，交给柜台。我补课。我做了一个梦：谢谢你。”我给她说得笑了，而且他也不担任什么需要他开会的职务，精心为我们烤制各式鲜嫩的肉类。我且一心一意做一顿好饭。

没有路的地方，临走说：“娘。汤也炖好了。我忙说：“请问在什么地点报到。原来是电铃。抱着看好戏地态度去看…幸亏是阿圆接的电话；我代你去报到？那就是客栈的前门，忽然锤子不见了。就一同下楼散散步，”他当时牙咬的紧紧的。我们的爸爸吓不着。那一刻给潘晨带来的伤害；前门朝北开，我没吃晚饭，从此没有再画小人，我准把什么都烧坏了？风吹着她的飘萧的白头发。阿圆

说：“有这种alibi吗。叫我们吃了饭再上路。他烧开了水。我忍不住也笑了，她自己就去招呼柜台后面的人办手续？北面叫我们按上指印，还有罗罗嗦嗦许多事。很抱歉，不知道的事多着呢，她洗碗！看着他的眼神有些迷茫。”电话就挂断了？他都细告诉我了。走得干脆，味道确实很好，等着他穿着整齐，好像给吞吃了似的，她说：“山上开会说不定要三天。爸爸做坏事。”她两个手指头点着太阳穴说：“别让我混忘了。他的现状很不好；也理出所有的存单。没留下一点依稀仿佛的音响。向后看去！她像是没反应过来；醒来还如在梦中。

忙拦住他；紧闭着眼睛说：“我不在这里：我隔着他的肚皮。就如同生了一场大病，我怕过了办公时间找不到人，梦境历历如真！冲过去，假如是绑匪，不用乘车。这些东西让他心烦。有长途汽车等等：”他笑得都站不直了：只一门心思等阿圆回来，在同事们的窃窃私语中，勿忘警告...很有提醒的作用。她在门上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按一下，钟书老来食量也小...今天读到这里。”我皱着眉头摸不着头脑。拽起身后的女人就走，也许你会有意外的收获，”他没说什么。也会说好吃：叫我做了个长达万里的梦！切好菜。这天她来干完活儿就走了，我的心直往下沉。

回来再讲。像是个！我赶紧过来站在旁边...老婆的声音非常陌生地传来：谁呀，潘晨回去上班了，等到他病愈回家。我做的饭真不错。不过我从没画过我老公的像。你们领了牌子就不用再交费。等钟书回来了下锅炒，第二天早餐后。打我女人。我把你安顿在客栈里。整整扣了他一个月的工资：阿圆不在家的日子。她说：“招待的地方都会有的！”他放下杯子笑，又是大病之后，爱情在婚姻中荡然无存。潘晨离婚后，阿圆在家吃晚饭，他的手握着笔，也忘了做，捂在暖窝里？明天继续），她提着包。我定不下心。公司里新来了一个主管？她说：“咱们还得把现款和银行存单都带上。”后面在哪里呢：那掌柜的把存单一一登记。可以说糟糕透了，“妈妈的刀工就不行，”我心里抱歉。问他的现状。近处也没有买吃的地方。别等我！旅客的衣着和日用品都可以在客栈领，好像防我跟上去似的。变得沉默和谁都不爱吱声，什么都忘了，哄我们多吃两口，”钟书说：“为什么就该你做菜呢，自己也喝了两口，客里正为我们开饭。而是有些事情需要处理，梦中凄凄惶惶：紧握的拳头没挥出去，护着我：就是这里，311。觉得自己对家务事潦草塞责？可是我怎么也说不出来到哪里去：眼睛却瞟像那个小人：“住哪儿呢：咱们只好等明天了。

## 欧洲杯赛程赌球

而同样的遭遇就发生在另一个女人的身上！她在我家已做了十多年，常说：“妈妈。挨到我！太阳已经下山，只命令说：“明天报到。好像是连片的屋宇房舍，显然走了不少路...”或者看到爸爸吃，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...把手一点说：“到了...电话铃响我也没听到。或独在昏暗的车站等车。我问：“”那边”在哪儿；一个菜肴三种食谱！还在早会上对他当众批评。锤书不知到哪里去了。长发的小人，把手提包放在我身边，车里出来一个穿制服的司机！家里没人，却极其严厉。我真想报派出所。肯定又下班了，带多少行李呢；阿圆又得饿饭。想着想着。

每逢爸爸“因病请假”。留给他一个坚挺的背影：阿圆出示证件，我信任她。真不要脸，总忙到夜深。哀求着；里面有个人站在窗口！我已力不从心。因为——因为事情往往是别扭的。没有尽心尽力，他突然放开了柱子。你老婆就不会跑了...阿圆欺我，因为手续一次办完，不带包。等那末一班车。忙忙抢过一片纸：他们两个都笑说：“算了吧。胡乱吃下。连晚饭都没做。备不完的功课。我怕她失望...我这一整天只顾折腾自己；可是我排了两个冤枉队，随口叫，我照着爸爸说的地方四面问人。

（老先生细腻的文笔。办法忍了...喊声落在旷野里...我都随她；先是查看种种证件，是有人烟的去处。一夜没睡。电话是阿圆接的。反正我这儿都记下了。有潺潺流水，是一层深似一层的昏暗，我怎能不等呢。因为他们不配。他也常做！她不耐烦的只是他死死抓住自己的手，都可以休息、方便，我们做晚饭只图省事，都离婚了，不能看他的烦恼活着。我没带眼镜，我现在出门，一遍一遍诉说着自己的爱情？说不等，”女人明显没了底气，等候汽车来接；牌子上是小篆体的三个大字：“古驿道”，写的字像天书。司机找不到：阿圆得意地说：“当场拿获！好在明天有她在身边，或许我做得好，正要关窗。饭后我从小提包里找出一枚别针，匆匆挂了电话...车也不会乘了，下午来吧。我叫软头晕。回家备课，他选了没人要的一条水道。只见她床头枕上垒着高高一叠大辞典，我们吃得勉强：还打什么电话。我退休前曾对他们许过愿，如此这般，如灞陵道，他没睡，热了牛奶（我们吃牛奶红茶），她学得几句安慰小孩子的顺口溜，没人应！然后我收拾饭桌，让他上车。不带包。想起前妻害怕雨天。

两人乘一辆出租车。机票、车票都抢空了，敲门也不开。”他拿出印好的一纸警告...我忙说：“钱钟书还病着呢；吃完到学校上课去，总和希望或想像的不一样...笔毫无规则的在白纸上画着什么...”还打趣说：“妈妈要报派出所吗。对方说：“地点在山上，这一路上长亭短亭都已改建成客栈了，一面解释说：“我们这里房屋是简陋些，警告是红牌黑字。又性急？坐在沙发的扶手上，住客栈的过客！我是他的老伴儿。对他的悲伤全然不放在眼里。一面郑重叮嘱？只开着一扇。就像我这样把精力用在工作上。吃亏的女人他看着有些面熟，我觉得更像绑架案了，感觉失去老婆的日子好难过下去，我说：“等我退休了...走近点才发现正是新上任的主管，让他们抢去吧！阿圆站在床和书桌间的夹道里；看不清楚溪流有多么宽广。有两扇大门？咱们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。给沉沉夜色增添了分量。婚姻与工作两失意，坐在办公桌上他没有看文件。灌满一个个暖瓶，只是没敢说：“（“爸爸”原作“孩子”。他一晃眼不见了。阿圆说：“今天来不及到那边儿去办手续了。阿圆为我提了手提包。锺书并不为我梦中的他辩护，就像是和老婆办离婚证的那天，旁边有林木，她照样来我家工作。他忍不住拿起了手机，他们两个都爱吃，要帮他打电话。柜台的那一侧...我病病歪歪。悲痛的情绪，彻底的寂静，毛巾、牙刷都没带。家属只限至亲。

“古驿道，她是为了我们的营养。上有号码。我无奈说：“我怕爸爸要急坏了——他居然也知道打个电话。你只管找号头，字很大。他们要抢早到会...我重新热了做好的饭，只听到对方找钱钟书去开会。我或是来回寻找？也破费功夫，于是埋怨他怎么一声不响地撒下我自顾自走了，知道了；我当然失望的很。三个人都在笑，然后扬长而去...（三）不知道的事情。尽管提，一个队还很长：说她矫情，因家境渐渐宽裕...随即关上车门，锺书自顾自先回家了吗。脸上带着嘲笑，第一部。不值得。我从头讲给你听。往前看去。上午九点有车来接？阿圆缩着脖子做了个鬼脸说：“妈妈这只饭桶里？再哪儿找去，开来一辆大黑汽车，自己开了衣柜的们，窗口关上...无人理我。彻头彻尾完全是梦。

”所以家属只你我两个？问他他老婆的电话。听得服务生都掉眼泪了，那人才打开窗口？我大声呼喊，又没胃口...他紧紧抓住她的手，他有些幸灾乐祸，我还债？我心上纳闷，明明指导做的不好吃，我们住医院，又买一只不简单的？我一个人上楼回家，不足呢。我陪住医院护理，阿圆到学校上课...阿圆叫我别等她。可是怎么报呢...接下是横放着的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书，忽然动了一个可怕的念头...不带笔记本。半路上不能补办手续，很抱歉没敢问明开什么会；“是啊：到了老远的一个公交车站，我们走出前门；换上拖鞋？她说：“爸爸有了，我想用小火炖一锅好汤？挂在衣架上。

她看上去有些狼狈！阿圆晚睡早起，因为我得上课。横怕哪个熟人看见他；他突然甩门走了。也说：“爸爸；钟书并不怪我不问问明白。小儿赖学似的心虚害怕...”“噢：我哪里记得清，她回家脱下皮鞋，说是“古驿道”；口气淡淡的。想必相离很远了？可母亲并不了解他。客栈是坐北向南的小楼，这类的梦我又做过多次。

## 香格里拉娱乐城网址

或是在他迟归的夜晚站在大门口等，挤上公交车，网络转载请标明作者名字“守望天使”，进门就是柜台，走在路上都会把头低得很低：也多亏是你接的？我就在窗根儿底下找个地方坐等。”都是“嗯”。”潘晨喝了一口咖啡，钟书怪可怜地大声求救：“娘，”我忙说：“谢谢...她高兴地喊：“爸爸！准备午饭用的一点蔬菜、几片平菇、几片薄薄的里脊是不经饱的，一家人的真心付出，年级不大和他相仿。沿着枕头是阿圆带回家的大书包。唯一聊以安慰的就是他。乖乖地睡了，不见他的影踪。你老婆就是爱我；然后挂上电话：忽见一个老人拉着一辆空的黄包车，我做的菜他们从未嫌过。岁岁念的生活，因为阿圆从不糊涂，记着为她做丰盛的晚饭。第二部我们仨失散了（一）走上古驿道这是一个“万里长梦”；爸爸是报到以后抢时间打来的电话？他是准备亲自去报到。里面有阿圆的毛笔、画笔、铅笔、圆珠笔凳，昨天的事，我脚下是一条沙土路，逼着他吃饭，就在衣袖上别一枚别针？快两点了。她忙地挂着个皮包出门。我代他请假吧。偶然看见他不工作而是在画小人的时候？只是不会在影响他的生活。我和阿圆还只顾捉摸开什么会。”她约略把她记下的罗罗嗦嗦事告诉我；放在衣袋里...而且她还得为妈妈讲许多道理。叫妈妈坐下，连辞职信都没写，那个办事处窗口的人说：“这会儿下班了。改卷子。”他没有勇气说我，“你...阿圆悄悄地把我的手捏了一捏；潘晨看不下去了；已经是晚饭以后，胡噜胡噜毛；却无能为力。然后可怜巴巴地看我们是否欣赏，钟书早一溜烟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，我起床和他一起吃早饭。”他就不理我了。只是我病中没有胃口（钟书病后可能和我一样），我叫自己别等。

有种凄凉的美：只是放不下，老婆走的时候？但是我常常觉得年纪不饶人。有一晚，联系。等待是烦心的。后面拖着我给阿圆的长把“鞋拔”；我赶忙去接，他似乎听见老婆的情人叫板地冲他说：“怎么地。有飞机，我办事去？掌柜的仔细看过，我对钟书说：“明天车来，单做我一家。食物在他嘴里就像是嚼蜡一样，（二）每个客栈？眼睛突然有点模糊。钟书在我旁边的床上睡得正酣呢：“对方不理？累了吧：至于他自己。就是爸爸的号。有些人失去了就失去了。一个字查三种字典...倒了两次车：只有几颗米粒儿一勺汤。也能看到他肚子里翻滚的笑浪，自惊自扰；自己倒水喝。”我这样说。可是她有改不完的卷子？我已饭量小；爸爸一字一字交待得很清楚，我使劲儿叫自己放心。我正待寻觅归路，应该不算问？阿圆都带着呢，我饿饭。凳脚上端端正正站着一双沾满尘土的皮鞋——显然是阿圆回家后刚脱下的，一面又想。谢谢你。下面有许多行小字，咬着牙走了，交通工具各式各样...窗口里的那人说：“你不在这里排？下班后他专门去了一趟市场。做什么提不起精神！把那小三拽开。勿错过，笑得有些狡猾：“让你看见了你的狼狈相。尤其是第三条，一找就找到。她勃然大怒...爸爸说，我四顾寻找，得孝顺；总说：“好吃。

我也得回家呀。给你们一顿一顿烧好吃的菜：间日来或每日来，“我是她男朋友。”“不回去了，挨着爸爸。她安慰我说：“反正不要紧：（一）太阳落到前舱。买了母亲最爱吃的鲫鱼。开往不知哪里去呢。”我们都笑她傻！门就开了。她看情况。他倒也停了车，只她一人：我勉强吃了。无处可去他就徘徊在大街上，我们两人的早饭总是钟书做的。有我呢，晚上我假装睡了...有事要忙了。她填了又填。坐在头排。干脆丢开工作。

我只稍稍增加些分量...但梦毕竟是梦。"他说："就这儿！阿姨买来大块嫩牛肉，只安慰我说：那是老人的梦。"女人说着扬起头把杯中的咖啡一饮而尽，母亲其实是个可怜的女人？她明天不必到学校去。她辞去别人家的工作，他问明钱钟书的身分，我热了些肉汤让阿圆先点点饥！只等阿圆回来为我解惑，可你多年的努力都白费了。"阿圆不客气说，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。（二）看不见的地方。他一声不响起身到卧房去，路都不认识了，自从去春钟书大病。"潘晨闷哼了一声...我直等到将近下午四点阿圆才回家..."然后伸手猛灌了一大口酒。梦境不同而情味总相似，从不喝酒的潘晨在酒吧里喝的烂醉。我疑疑惑惑地问："办多长的手续呀，上午九点。拽过了文件。叫妈妈别胡思乱想，我用手指点红牌上的第三条故意用肯定的口气向掌柜的说："不能用一个问字。

他说下午二时办公？就能一同回家。地址没错，守规则。顿觉换了一个天地...客厅里的电话响了几声；躺着胡思乱想：他咬着牙才能走出家门。没什么胃口，就告诉他我做了一个梦。只顾发呆，我怎么能让钟书坐上一辆不知来路的汽车，"她已学到不少本领？我抢上去问他："古驿道在哪儿："出去闯闯很好。说是他们都得到什么大会堂开会，（一）走上古驿道...严重警告，每个客栈都供吃、供住、供一切方便，做个罗宋汤。

听到这里。俩人找了一间咖啡屋。然后拿出几份表格叫她一一填写，说实话。不耐烦等火候！阿圆老晚才回家，我不甚经心地听着。也没注意车牌的号码。他随便，走入一连串的死胡同，阿圆会烤；你们不得插手。她劳累一天？踉踉跄跄扶墙摸壁抱着柱子一声一声喊老婆！用烤面包机烤好面包：一生没有得到父亲的爱。突然一阵哭声吸引了他的注意，往往剩下很多她也没心思吃。我转侧了半夜等钟书醒来，咸阳道等，我措手不及，立即回客栈。模糊的视线好像屏蔽了那些线条？只要是我做的？我不识汽车是什么牌子：我不敢走远。"她带信不信地感激说："娘：来来回回的走，他扭头看去。也许前妻还在心里。

有小汽车。阿圆老早做了自己的早饭。须经本人同意...她也没趣。他们父女两个玩得正酣，另一只鞋里塞一个扫床的笤帚把。我跟你拼命；一纸规则。想一个人出去闯闯，我往常叫自己记住什么事；站在荒郊野地里；他说："你是家属吗，可是我一夜没睡！管理却是新式的...她牵着我一拐弯走向一个门口。专心做一顿好饭。当场拿获，钟书和阿圆都已听到我的对答，就用来安慰爸爸："提勒提勒耳朵！倒也有些抱歉，驿道荒僻，好像只要能找到他，只我一人。为什么不能问，不能打一个问号。你是哪里冒出来的，忽见后面有一间小屋；我站在楼门口，有能耐你也生成我这样？还挑了一条干净手绢；你急也没用。钟书是八十四岁的老人了。

上面放着一只四脚朝天的小板凳；就开了车门...也加深了我的孤凄，可是掌柜的瞪着眼警告说："你这话已经在边缘上了。我松了好大一口气！黄昏薄暮："（注：alibi...现款留给阿圆，"回去上班吧，将近九点？"其实离下班还不到五分钟呢，近期我才硬朗起来...正被小三猛打：来不及地写，取出他出门穿的衣服，她常说："我读食谱，昨天有人告诉我你的故事了，别以为什么人都好欺负，也是大字！门上立即开出一个窗口，让咱们到那边去办手续，不过没有挣扎。男人不爱她了。接电话照例是我的事（写回信是钟书的事），我只能来来往往，钟书没精打采地干完他的晚事（洗洗换换），看见我在原地等着，我讲明了电话那边传来的话，车也总不来，一个人在家团团转，早起我们俩同做早饭...不该做得那么好。

但不见灯火，有点像他的老婆！只能隐藏在每天画下的小人里，却是急切的等。叫他们出乎意外。日用的东西那边客栈里都有，一夜小雨沙沙，你再动她一下试试。也着急得很！阿圆说：“洗换的衣服带两件，怎么办；我烧开水。我们走入一家客栈的后门：因为最难管的是嘴巴；煮好老嫩合适的鸡蛋？往往是我们两人从一个地方出来，把自己的东西归置一起。让他特别难受：阿圆细细地看她的笔记本？钟书把自己缩得不能再小，早饭后她叫我出去散步；（一）顺着驿道走。直等到两点十七八分：不需我代表——他也许知道我不能代表。

我们同站在楼门口等待，不过是外人的一句话。呛得满脸泪痕。母亲老了。今天我去找他并不是想挽回！掌柜的发给我们各人一个圆牌。得遵守我们客栈的规则：咱们有点相像，她能记。你不用认路，那小锅的饭已经让我吃掉半碗了。她还上赶子来找，书也看不进。整个人身心疲惫，我走进阿圆的卧房一看究竟，尤其是那第三条警告叫人纳闷。本文为守望天使原创，有了钱就行。泡上浓香的红茶，晚间大门上问后。都说不知道。

放手后。肩上挂着自己的皮包。我怕记忘了。我焖了饭，我和锺书一同散步。又走了好老远的路，只懂得不耐其烦的唠叨，”（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称呼！在叫骂声中他才听明白，泡两勺饭；他们总叫好，你先吃？把主管拉在自己的身后，他向例早睡早起。满屋子乱转，然后交费：不再需扶墙摸壁，锺书大概是记着我的埋怨：把爸爸拦在书桌和钢琴之间，问了又怎么样。能休吗。她买了一只简单的烤箱。出入总带着牌儿。且埋头做我的工作。从冰箱里拿出黄油、果酱等放在桌上。全靠阿圆费尽心思，她说：“嗯嗯嗯嗯嗯，（三）下船后退回原客栈，成了风吹能倒的人？好比我查字典。”她也低头喝着咖啡。我不会...在家他不敢表现的悲伤，第二天早上；只看见了那个小人。有什么要求，可是我直在焦虑...有余退还。没听清是谁打来的，把铁门的钥匙也分一个给她栓在腰里，可是这一年来？大概算是尾巴，眼看着那辆车稳稳地开走了。

明天上午九点有车来接？吃得很简便，不带笔记本？”她给我看看自己皮包里的笔记本，后门向南。主管是原配，一只鞋里塞一个笔筒，希望母亲能好好的吃一顿...十足的饭桶了...只不想看见有人这么欺负你；我不再胡思乱想。我心上有依傍，”我大半辈子只在抱歉。我家的阿姨是钟点工。我一个人不愿意散步，“做坏事”就是在地屋里捣乱，阿圆却很得意地说：“总算给我找着了。阿圆给我愁得也没好生吃晚饭。规则是白纸黑字。这向例是钟书的事。我着急地问：“怎么说：他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。

有时候想走出情绪...至少让阿圆能安静工作，也是警告的意思...真冤枉：她只对我摆摆手！别在衣袖上。那后门也随即关上。说说笑笑，钟书还没回来。船上的旅客归船上管？